

美国 - 伊斯兰世界 关系与利益的取向和判读

安维华

内容提要 一般对国家利益的分析与界定都是指实际存在的利益。但是，实际存在的利益与想象中的利益，乃至是误判的利益是两码事。美国政府在制订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尤其是在制定对一些热点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时，有其利益的考虑，但实行某种政策后，并未取得预期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有一些因素影响对利益的判读。新保守主义即其中之一。美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虽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但也存在利益上的交集。

关键词 美国 伊斯兰世界 中东 利益 取向

作者简介 安维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871）。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较为紧张。人们从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种现象。比如利益的不同与矛盾，即是其中之一。谈到国际关系，人们很容易想到“国家利益”，认为这种利益的重合、交叉与碰撞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利益包括物质利益与文化利益，等等，人们的取向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与商业利益的取向，也有政治与安全利益的取向；既有短期利益甚至是眼前利益的取向，又有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取向。国家作为整体，无疑存在着全民族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阶级性也决定了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因为“国家利益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决定的”^①。不仅如此，国家利益还要受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制约。玛莎·费丽莫认为：“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塑造的，规范和价值构造国际政治生活并赋予其意义。”^④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不是‘所有国家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简单的堆砌和汇总，而是国家、民族、人民基本和重大利益的提炼与浓缩”^④。

这些分析与界定都是指实际存在的利益而言

的。但是，实际存在的利益与想象中的利益，乃至是误判的利益完全是两码事。人们从所谓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的某种政策与做法，并非都可以产生预想的结果，甚至会出现与预想完全相反的结果。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来说，美国政府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措施，有时即会产生这种事与愿违的后果。在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与伊朗核问题这三大热点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事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很快地做出采取某种行动的决定，但消化这种行动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往往要花很长时间。对利益的追逐与所获得后果二者之间的背离这种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可以找出不少。其中对自身利益的判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不同的人对这种利益的判读可以是极不相同，乃至是完全对立的。判读的结果，可以是符

^① 畅征、王杏芳等编著：《国际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④ [美国] 玛莎·费丽莫著：《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④ 楚树龙著：《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合预想利益,也可以是违背预想利益。在有些情况下,政府与多数公众对利益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双方的看法又可能不一致。所以,影响国家关系的不仅有所谓“国家利益”,也有对这种利益的判读。

美国对中东政策 与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和判读

1996 年 7 月,美国国家战略委员会发表了《美国国家利益报告》,报告依据重要程度的不同,把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4 个方面。就与中东有关的内容来说,有以下一些内容:(1)防止大规模武器对美国的攻击;(2)防止在欧亚两洲,尤其在诸如海湾等重要地区出现与美国敌对的霸权;(3)确保美国盟友的安全;(4)镇压和遏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与贩毒;(5)在战略重要国家促进多元、自由与民主;(6)防止在战略重要地区发生冲突,并在合理成本的可能情况下结束冲突。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在《1999 年战略评估》中又列出以下一些方面:(1)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2)保障海上自由航行与石油自由运送;(3)保护以色列的安全;(4)维持本地区有利于美国的平衡;(5)促进政治、经济的自由化。

这两种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划定都带有民间性质,但对政府的决策具有影响。美国政府在制订与阐述中东政策时,也常常以“国家利益”相标榜、相号召。但在实际上,美国政府在确定这种利益时未必一定在实际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政府在制订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尤其是在制定对一些热点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时,是有是否对美国有利这方面的考虑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实行某种政策后,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究其原因,有一些是对手的情况造成的,但也有一些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利益取向上出现了偏差与误读。因而在美国朝野经常会出现对此类政策的争论。尼克松中心甚至出版了名为《国家利益》的季刊,对美国政府对内和对外政策进行讨论。

近期在美国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是伊拉克战

争,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发动战争的正当性仍然受到质疑。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举国上下对安全十分关切。但是攻打伊拉克、并进行军事占领是否就能给美国带来安全?美国对伊拉克前政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活动的指控迄未得到证实。

美国政府本来将伊拉克战争说成是反恐战争,但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47%的受访民众认为,伊拉克战争影响了反恐战争;45%的人认为,伊拉克战争加大了美国境内恐怖主义的危险¹。据 2005 年 8 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57%的受访者认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更易受到恐怖袭击,56%的受访者认为美军应当全部或部分地撤出。在 1 004 名成年人中,有 54%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有 56%认为战局非常糟糕^④。

既有该不该打这场战争方面的争论,也有发动这场战争计划、后续准备等方面的争论。尼克松中心主任迪米特里·西梅斯认为,应以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指导在国外的行动,在伊拉克问题上本来存在着“遏制”与采取一切行动促使安理会批准对伊拉克进攻这样的现实主义选择,但人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看到的是,相信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人拒绝接受别人的观点,存在着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危险倾向^(四)。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打开“潘多拉盒子”以后,究竟如何对付反美武装,怎样应对伊拉克内战,以及战争对地缘政治可能产生的后果却全无准备,事先全无预案。2005 年 8 月 30 日,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驻欧洲部队总司令的美国陆军退役上将韦斯利·克拉克说,布什没有预先考虑到战争结束后的相关问题,以 1 900 名美军的生命和 2 000 亿美元的巨大代价铸成了一个“严重战略错误”。保守的共和党人查克·哈格尔甚至认为,“我们陷入了一场新的越战”^{1/4}。2005 年 9 月 20 日,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阿卜杜勒-阿齐兹抱怨说,美国在伊拉克

¹ 美联社华盛顿 2005 年 7 月 23 日讯。

^④ 法新社华盛顿 2005 年 8 月 9 日讯。

^(四)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4 年 3 月 29 日。

^{1/4}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5 年 8 月 28 日。

的政策正在扩大伊拉克派系分歧，实际上相当于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伊朗。他说：“当伊拉克被赶出科威特后，我们并肩作战以便阻止伊朗干涉伊拉克事务。但是现今我们却正在毫无道理地把伊拉克整个国家交给伊朗”。费萨尔说，在伊拉克相对稳定的地区，伊朗人出资安排自己人，甚至建立警察队伍，并向民兵组织提供武器。他说，伊朗这么做甚至得到了英军和美军的保护¹。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评论说：伊拉克战争“招致了全世界的批评。而在中东，它表明美国是英帝国主义的继任者，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压制的同伙。不管是否公平，这一概念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④。现在人们提出的疑问不仅是战争的“代价-收益比”，还有美国“角色”——美国在干什么的问题^(四)。

当人们对伊拉克战争议论纷纷之际，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讨论也在升温。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伊斯兰政权同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相比，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要更大些。但是如何解决与伊朗关系的问题，在美国朝野都有不同的声音。美国五角大楼有些官员主张对伊朗采取“进攻性”政策，而国务院有的官员则主张继续与伊朗保持某种形式的接触，他们反对五角大楼的主张，认为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并未达到五角大楼所说的程度，并担心美国的那种努力将最终损害伊朗的改革者。2004年7月19日，由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前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领导的美国非官方政策研究机构“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报告，主张同伊朗保持长期对话，并提出由于美伊缺少对话，损害了美国的地区利益。伊朗的核野心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此跟伊朗展开对话是保持地区稳定的关键^{1/4}。

美国很重视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中东的利益，其中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等各方面。但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想象中的利益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间有不完全一致之处。美国为了确保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与影响，十分注重在有关国家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建立军事基地、驻军，乃至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军事存在是否就对美国有利，则又是另一个问题。

影响美国判定利益的一些因素

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问题上，影响美国政府利益取向与判读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因素、石油等物质利益的因素，等等，作者曾就一些侧面作过一些探索。请参见作者撰写的《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载《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2期）、《“大中东”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美国大中东战略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载《中东研究》，2004年第1期）、《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与“文明的冲突”》（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与价值观》（载《中东研究》，2005年第1期）、《民族主义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载《亚洲论坛》，2004年第4期），以及《石油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

这里想着重探讨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如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就是其中之一。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有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美国军火集团、美国石油业集团，以及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等等。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伊斯兰世界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海湾战争、1998年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九一一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军事行动都大大刺激了美国军火工业与军火输出的膨胀，后者反过来又成为促使美国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助推力。有评论说，布什是得到军人、军火工业利益集团的大力支持而当选总统的，当然会充分照顾军人和军火商的利益^{1/2}。据美国国会2005年8月29日公布的研究报告，2004年，美国向近东和亚洲等地输送了价值96亿美元以上的武器，成为世界上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供应武器的第一大国。同

¹ 参见《中国日报》网站，2005年9月21日。

^④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10月13日。

^(四)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5年6月12日。

^{1/4} 参见2004年7月21日人民网。

^{1/2} 《参考消息》，2001年4月26日。

年, 全球实际输送发展中国家的武器价值总额为 225 亿美元, 其中美国占 42% 以上¹。

美国石油业集团也是影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利益集团。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2004 年美国的石油日消费量为 2 051. 7 万桶, 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1/4。美国之所以会对伊拉克采取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同伊拉克拥有大量石油资源, 以及地处世界石油最富集地区有关。对美国石油业来说, 美国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业, 就为获取大量石油资源、改善美国在世界石油最富集地区的战略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这里有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有石油业的利益, 一是有利于美国石油业的对外扩张; 二是增强美国石油业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伊拉克“战后重建”中, 美国石油公司获得的大量合同, 实际成了美国的“战利品”。伊拉克石油业虽得到一定的恢复, 但屡遭破坏, 局势紧张又导致对油价走高的预期, 促使油价上涨。美国的石油业于是财运亨通, 利润猛升, 以至有的议员提出应将每桶石油超出 40 美元的部分定为暴利, 对石油公司利润征收特别税^④。

在院外集团中, 据认为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活动最为成功的当首推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该集团一直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利益, 阻止美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售先进武器装备和发展同阿拉伯国家战略同盟关系, 促使美国打压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的伊斯兰国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被认为是有较大影响的组织, 它在美国各大学招募数万名志愿者。该组织公开宣称: 该委员会的成员每年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会谈次数不低于 2 000 次, 并将 100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列入支持以色列政权的行列。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 有公开的院外活动, 以及利益集团对传媒的操纵等, 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影响显而易见。但它们只是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因素之一, 不能说某一利益集团就一定会对政府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关键是政府的决策集团采取何种政策, 政府本身的机制与主要官员的构成, 他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近年大行其道的是新保守派智囊人物及政府官员。2005 年 1 月 22 日, 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认为, 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人数和影响都在增长, 他

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奉行“广义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狭义的国家利益”, 同传统的保守主义相比, 在民主和人权这类事情上他们更强调要使用美国的实力, 其中包括军事实力。

在美国布什总统的班底中有被称为“火神队”(Vulcans)的一班人(参见詹姆斯·曼恩:《火神队的兴起》一书^⑤), 其中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沃尔福威茨等秉持新保守主义理念的要员。美国国际专栏作者乔治·安妮·格尔在评论《火神队的兴起》一书时认为, “火神队”长期形成的思想是: 美国应当侧重于军事力量, 应当推广自己的理念, 不应迁就别的权力中心^Ⅲ。他们在国会、商界、军火商、新闻界有许多支持者。早在 1998 年 1 月 27 日, 沃尔福威茨、帕尔、拉姆斯菲尔德等即曾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 “我们劝你制定新战略, 以保障美国的利益, 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的朋友和盟友的利益。这一战略目标首先应该是把萨达姆赶下台”^Ⅱ。2000 年美国大选开始前, 美国企业研究所向沃尔福威茨提交了一份题为《合理评估美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地缘战略利益》的文件, 认为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利比亚和苏丹等“反西方”政权阻碍了美国维护自身地缘政治优势与战略利益。要求情报机关“促进那里现有权垮台并代之以亲西方的政府”。该文件认为, “推翻萨达姆政权能够加强美国在中东以及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地位”, “巴格达亲美政府将为美国提供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边境的战略基地”。^Ⅳ在九一一事件之前, 共和党于 2000 年大选获胜后, 新政府当即宣布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中东政策方面的首要任务。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他们利用在公众中的强烈报复主义情绪, 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这决不仅仅是一时的过度反应而已。

在新保守派占上风的情况下, 即使有的官员持不同意见, 也无可奈何。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

¹ 美联社 2005 年 8 月 30 日讯。

^④ 参见 [美国]《华盛顿邮报》, 2005 年 10 月 26 日。

^⑤ James Mann, Rise of the Vulcans, Viking Press, 2004.

^Ⅲ 参见《美国保守主义者》杂志, 2004 年 6 月 7 日。

^Ⅱ [法国]《费加罗杂志》周刊, 转引自《参者消息》, 2003 年 6 月 3 日。

^Ⅳ [俄罗斯]《晨报》, 2003 年 2 月 24 日。

在2005年9月8日对记者说,他当时是根据美国中情局提供的情报发表有关讲话的,但他后来发现,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的情报系统运作不正常。他指出:“当时情报界不少人都知道有关伊拉克的情报不切实、不可靠,但没有人敢说出来”。鲍威尔还说,他认为布什政府关于萨达姆政权与国际恐怖主义相互勾结的说法十分可疑,他从未发现萨达姆与九一一事件有任何直接联系。但鲍威尔称,尽管他当时十分犹豫,他最终还是选择支持发动战争。

上述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究竟是“广义的界定”,还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误判,事实已有结论。将国家利益扩大化,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实际上只能损害自身的利益。

其实,伊斯兰世界也有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美国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也应尊重伊斯兰世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伊斯兰世界 对自身利益的判读

按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来说,伊斯兰世界共包括57个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位于美国所说的“大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圣地都分布在此地区,所以可以说它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研究伊斯兰世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首先要研究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中东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希望中东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2)从安全角度讲,一些伊斯兰国家处于两种安全威胁之中。既受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害,又受传统安全威胁之苦。因此,希望既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也要消除传统安全威胁;(3)以合理价格出口石油,实现经济繁荣;(4)维护国家主权,改善与大国的关系,以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参与国际事务;(5)伊斯兰的信仰与价值观、穆斯林的人格应受到尊重。

伊斯兰国家除了有共性的方面之外,也有一些个性的方面。除了作为伊斯兰世界整体,有共同利益的认同之外,还有国内的、跨国的民族利益的认同,国内的、跨国的教派利益的认同,当然,也有各国对本国整体利益的认同。就阿拉伯

世界来说,也存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情况。究竟哪些事情符合自身利益,哪些不符合,需要做出判断。尤其是在非单一民族、单一教派的国家,实行何种政策才最符合国家的利益,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国家民族构成与教派构成虽然相对单一,但也有对相邻的或相关的非单一民族、单一教派的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伊朗比较强调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利益与价值观,但是也很关注本国的国家利益。伊朗专门建立了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它是一个协商机构,主要负责解决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产生的分歧。在双方相持不下时由它做出最终决定。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为委员会主席。

形势的变化加上大国对这些国家的干预,有时在利益的判断上也会产生变化。在一定时期认为有利的政策,在另一时期则不再认为有利,如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即有一个变化过程。《埃及与中东》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分析1970~1981年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时,谈到“埃及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激烈冲突”。作者认为,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强调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其目的也主要侧重于尽可能地利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资源打败以色列,收复国土,以迫使以色列同埃及进行和平谈判,解决埃以争端,为埃及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在战争手段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时,萨达特决定不再坚持阿以冲突的全面解决,而单独以和平方式解决同以色列的争端¹。萨达特的这一立场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不满,以至被中止阿拉伯联盟会员国资格。即使如此,埃及仍然同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后来阿拉伯世界调整了对以色列的政策,埃及同阿拉伯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这一场冲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由于对国家利益与阿拉伯国家整体利益的解读与认知的差异造成的。

伊斯兰国家对利益的确认,也存在实实在在的与想象中的利益的区分。伊拉克萨达姆执政时,他所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以及入侵科威

¹ 参见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8页。

特国的战争就没有给伊拉克和伊斯兰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反,它所带来的灾难。

各国的决策者,乃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部的各种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与利益判读方式,他们之间的角逐往往会形成“利益的旋涡”。美国在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时,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也要想到伊斯兰世界对自己利益的关切。否则,就会出现黎巴嫩《明星日报》编辑拉米·扈利就伊拉克形势所谈到的情况:“这个地区的主旋律是,外国军事力量凭着坚定的决心和势不可挡的力量来到这里,他们击败人民,征服国家,然后,他们迷失在当地的利益旋涡中。当人们维护宗教、民族、宗派和国家的特征时,会变得非常疯狂”。扈利指出,这是自亚历山大大帝始,罗马人、希腊人、奥斯曼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现在的美国人,每一支外来力量都可得到的相同教训¹。

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利益的交集与矛盾

其实,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并非在一切场合都是对立的,彼此的利益也有交集的时候。无论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还是文化利益,都是如此。

在伊斯兰世界,也并非所有国家都与美国关系紧张,事实上,有被认为与美国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如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它们不怀疑这种关系于己是有利的。开罗美国大学政治学系海尔辛 1996 年在分析美埃关系时说,这种关系不是基于历史与文化的联系,甚至也不是基于对世界的共同看法,而是基于在某些问题上在或长或短时期内的共同利益^④。2000 年 3 月穆巴拉克总统访问美国之前,他的政治顾问巴兹解释说,全面加强和巩固埃美友好关系是埃及利益的需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也离不开埃及的支撑,但这种双边关系不求全面一致,而是求同存异,相互协调^(四)。

抽象地说,美国同伊斯兰世界之间既有物质利益的交集,也有精神利益的交集,因此互利与双赢也应当是双方共同谋求实现的目标。当然,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也有明显的矛盾。尤其是

美国推行新保守派提出的基于“广义国家利益”的对外动武政策更使这一矛盾激化。利益不能仅仅靠想象,因为想象中的利益未必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当新保守主义否认玛莎·费丽莫所说“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塑造的,规范和价值构造国际政治生活并赋予其意义”,无视国际法准则与国际舆论,一味倡导以“广义国家利益”包装起来的单边主义,到头来给美国带来的只能是利益的损害。

美国有时为了自身利益,插手与利用伊斯兰世界国与国之间或一国内部的矛盾,支持某些势力,对付乃至压制另一些势力。有时对支持与压制的对象还有所调整和改变,尤其招致伊斯兰世界的不满。至少在美苏冷战结束以来十余年的历史证明,对一个国家实行排斥和遏制政策,给它戴上“无赖”、“邪恶”、“暴政”和“非法政权”等帽子,在政治上予以孤立,促使其瓦解;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在军事上进行威慑、围堵与打击,未必会给自己带来安全和使自己得到实际的利益。

沃尔福威茨曾在《国家利益》季刊发表评论认为,美国的朋友将受到保护,敌人将受到惩罚。那些拒绝支持美国的人将为他们的做法而感到后悔。这种“国家利益”哲学无疑也给对象国带来一些困难。有一些当权者借助和利用美国的力量与影响,甚至实行“绑定美国”的政策,以满足国内的需要和达到自身所谋求的地缘政治目标。这种以别国扩大化的“国家利益”为依归的做法尽管会获得一些暂时的好处,但是它也包含不少的风险,甚至会付出昂贵的代价。特别是当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在一些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而且,还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减少对某些盟友的支持,甚至会抛弃原来的盟友。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2005年8月29日。

^④ 参见陈建民主编:前引书,第101页。

(四) 同上,第103页。